

艺术·观察

中国交响乐要“说中国话”

——第二届中国交响音乐季华东展演周综述

本报记者 刘 淼

9月1日,在交响乐《龙腾虎跃》的欢快节奏中,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文化厅和中国交响音乐季组织委员会主办的中国交响乐世纪回顾暨第二届中国交响音乐季华东展演周,在杭州剧院开幕。中国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交响音乐季组织委员会主任、作曲家傅庚辰,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茅临生,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盛昌黎等出席了开幕式音乐会。

宣传中国作曲家 展演中国作品

2008年,以全面回顾和展示中国交响乐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成果,宣传中国作曲家、展演中国作品,发展和繁荣中国交响乐事业为宗旨,第一届中国交响音乐季在中国交响乐百年纪念之际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在这一全国性的交响乐作品展演活动中,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25支知名交响乐团,在北京、上海、天津、青岛、厦门和香港等13个城市和地区进行了25场演出,演奏了165位中国作曲家的161部中国交响乐作品。这不仅是中国交响乐团的一次大集结,也是中国交响乐史上第一次如此大规模的集中展示中国交响乐作品。

两年之后,虽然遭遇了不少困难,但第二届中国交响音乐季还是顽强地诞生了。本届音乐季也一改第一届的零散展演,将全国各大交响乐团以区域划分,在石家庄、杭州、武汉等6座城市集中展示。用中国交响音乐季艺术



中心秘书长何春生的话说,中国交响音乐季组织委员会将与全国各交响乐团实施战略合作与发展,共同打造以区域性展演中国作品为特征的全国交响乐品牌,为发展和繁荣中国交响乐事业做出实质性的贡献。

年轻的浙交音色优美

为华东展演周做揭幕演出的浙江交响乐团。这是一支年轻的队伍。乐团于2009年7月正式建立,乐手平均年龄不足30岁。但就是这支成立仅仅一年,甚至有一些演奏员还未到位的乐团,在著名指挥阎惠昌的调教下,在开幕式音乐会上展示了他们优美的音色和默契的配合。根据中国民族打击乐名曲改编而成的交响乐《龙腾虎跃》欢快热烈;由二胡曲《水乡小唱》及《挑

着担子干得欢》曲意发展而成的交响乐《水乡小唱》优美轻盈;以越剧音乐为素材的《丽人行》描绘了少女对爱情的美好遐想;弯管笛与乐队合作的《大漠》讲述了人生的沧桑;交响组曲《大唐》展示着大唐的盛世之姿;根据昆曲《牡丹亭·游园》音乐素材创作的《春闺梦》是一幅美丽诗意的画卷;交响乐《第一狂想诗——为阿佤山的记忆》气势磅礴。中国作曲家具有中国特色的7首交响乐作品,浙江交响乐团在演出曲目的选择上严格遵循着中国交响音乐季的要求。其实,“讲中国话”也是乐团一直在走的路。

“作为浙江省具有文化标志性的艺术团体,浙江交响乐团的艺术取向是:在能精准演奏世界交响乐经典作品的同时,更要致力于交响乐本土化的尝试,通过中国音乐作品的创作和积累,形成乐团鲜明的地域文化标签。我

们在坚持交响乐中国化、民族化的道路上,做了自己的尝试——委约音乐家把民乐作品改编成交响乐作品。不过,这种做法还处于探索阶段。”虽然浙江交响乐团团长陈西冷“心里还不是很有底”,但观众们经久不息的掌声和专家们的认可让他踏实了不少。

演出时,一个细节让专家和观众们感动——每当曲目演奏结束,指挥示意演奏员起立,每位演奏员都会微笑着面对观众行礼。“我在国内乐团的演出中很少见到笑容,一般演奏员都是对着乐谱架行礼。虽然是个小动作,但是感觉乐团和观众的距离一下子被拉得很近。”作曲家杜鸣心认为,这是乐团从心底里在感谢观众。陈西冷却对大家的赞赏有点惊讶,“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大家都习惯了。”

交响乐中国化 中国交响乐国际化

9月2日,第二届中国交响音乐季“中国交响乐·杭州论坛”召开。傅庚辰、杜鸣心、唐建平、阎惠昌等10余位音乐家共同研讨中国交响乐发展之路。针对目前中国交响乐现状,与会嘉宾一致表示,要在“交响乐中国化,中国交响乐国际化”的实践上矢志不渝。

傅庚辰首先做了名为《三问交响乐》的主题演讲。“一问交响乐的听众是多一些好,还是少一些好;二问交响乐是让人听得懂好,还是听不懂好;三问交响乐是让人爱听好,还是不爱听好。”傅庚辰认为,在现实生活中的交响

乐舞台上,有相当一批中国交响乐作品,听众很少,听得懂的人很少,爱听的人更少。

傅庚辰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有一些中国作曲家新创作的作品,出现“指挥不愿意指,乐团不愿意演,观众不愿意听”的尴尬境况,究其根源,是很多作曲家对国外的现代技法照抄照搬,脱离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统,脱离中华民族音乐语言,脱离群众的欣赏习惯。要想改变这一现状,就必须坚持“现代技法中国化”“音乐语言民族化”“音乐结构科学化”的方针,才能出现像《梁祝》、《黄河》这样的世界级交响乐作品。

阎惠昌则认为现阶段的中国音乐教育体系应该重新架构。“多年前,我在上海音乐学院读的是民族音乐理论作曲系,我们的教材都是中西兼顾的。但是,现在的中国音乐教育更多侧重在教授国外音乐语言和作曲技巧。我们已经培养了不少精于西方音乐的音乐家,却在不知不觉之间流失了祖先的基因。中国的音乐教育体系不仅应该具有世界视角,更应该具备鲜明的民族文化。”

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团长关峡委托组委会工作人员代读了题为《“交响乐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的演讲稿。他认为,在当前抵制“三俗”、倡导先进性文化的大好形势下,交响乐界可以说迎来了机遇,同时也应肩负起历史的使命。国家交响乐团经过实践和论证,认为“交响乐中国化,中国交响乐国际化”之路是中国交响乐界的唯一道路,走这条路也是艺术生产实践取得成功的不二法门。



《解放》剧照

艺术·资讯

国交用网络“粉丝”拉动票房

本报讯 据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开心网“粉丝”人数目前已经突破4万,浏览量也已经突破6万人次。

为了更好地传播交响乐知识,让更多的人了解交响乐,同时也为了进一步塑造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和北京音乐厅的品牌形象、提高品牌知名度,中国国家交响乐团积极利用互联网资源,于4月6日正式入驻开心网。上线仅36小时,“粉丝”人数已经达到2万。目前,中国国家交响乐团的“粉丝”人数直线攀升,已达45831人,浏览量达62103人次。

据介绍,中国国家交响乐团的开心网页面是乐团团委的青年同志们利用业余时间义务制作和维护的。页面利用开心网的机构组件,保留中国国家交响乐团的独立品牌,以网友自愿成为乐团“粉丝”的方式逐步

聚集起庞大的“粉丝”;利用“投票”“留言”等功能,及时发送乐团的演出信息、演出动态,并根据“粉丝”对信息的反馈和评价,及时掌握“粉丝”的观演需求,适时调整演出内容。日前,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在国家大剧院和北京音乐厅上演的音乐会都在开心网页面上举办了“粉丝答题抢票”活动。得票的“粉丝”不仅可以免费聆听高质量的音乐会,还有机会与指挥家、作曲家近距离接触。

据悉,因为乐团有了庞大的“粉丝”作为基础,并一改以往的被动姿态,主动与“粉丝”交流互动,目前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和北京音乐厅的票房收入已有所增加。今后,中国国家交响乐团还将积极利用互联网资源,举办网友征文等与观众互动的活动。(廖燕茹 任芳 李国飞)

摄影家呈现“人类消失后的世界”

本报讯 (记者成长)9月3日,由美国思班艺术基金会主办的“7010年——人类消失后的世界”田太权摄影作品展在上海展出。

该展览是田太权创作“三部曲”中关于“未来”的警示,虚拟了人类消失或者地球毁灭后几十年、几百年甚至5000年后人类文明的遗迹,通过对传统的经典山水画作品和消费时代下的可乐罐、啤酒瓶等现代产物的结合,以图示的形式表现对环境日益被破坏的担忧、对明天的物质文明发展的憧憬、对后代的希望、对未来文明的不确定,表达了艺术家对环保问题的关注。田太权通过传

统山水和现代工业产物的并置,希望打破摄影艺术的边界,打破静态表达和时空转移的局限,用摄影这种媒介来完成艺术的思维模式,带给观者启示。

田太权是中国上世纪80年代崛起的第一代“观念摄影”代表人物之一。2006年,其表现“文革”的作品《遗忘》、《印痕》、《图腾记忆》以及《神曲》等系列在国际上引起轰动。田太权的创作轨迹被他归纳为“三部曲”——过去,属于中国不能《遗忘》的红色记忆;现在,《网络焦点》注视着国内外的网络名人;未来,《7010》警示着无节制地开采和消耗地球资源的人类。

日本“吉他公主”来京献艺

本报讯 9月12日,日本天才的美女吉他演奏家村治佳织将亮相北京音乐厅,与中国的青年小提琴演奏家高参、张精治,古钢琴演奏家沈凡秀,共同演绎《向罗德里格致敬——村治佳织吉他音乐会》。

在日本,3岁开始学习吉他的村治佳织可谓家喻户晓,她是新生代古典吉他演奏家中的领军人物,被誉为“吉他公主”,每年至少要在国内举办30场音乐会。凭借偶像明星级的甜美容貌,村治佳织让远不如其他古典乐器普及的

古典吉他受到了更广泛的关注。她提着吉他箱行迹天下,在法国的大街上、西班牙的古堡里、哥斯达黎加的森林中演奏,更被录制成DVD全球发行。此次演出,观众除了可以听到她演奏的《阿兰胡埃斯协奏曲》,还可以欣赏小提琴和古钢琴的演奏曲目。中国的古钢琴演奏家沈凡秀将演奏巴赫的《G大调勃兰登堡第三协奏曲》,两位中国的青年小提琴手俊张精治和高参将演奏维瓦尔第的小提琴协奏曲《四季》。(李 凡)

艺术·舞台

重点是“荷花”的品质

——荷花奖当代舞、现代舞落户鄂尔多斯 的观点

小 青

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办,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承办的第七届中国舞蹈荷花奖当代舞、现代舞大赛,将于9月10日至15日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举行,届时将有来自全国各地的60支参赛团队约2000人参加3场半决赛、2场决赛,作品、编导、表演等各大奖项将花落各家。颁奖晚会定于9月15日在鄂尔多斯市康巴什新区鄂尔多斯大剧院举行。

本次大赛得到了全国各地院团、院校积极热烈的响应,共有来自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85个作品报名参赛,其中现代舞50个,当代舞135个,经初评评委集中观摩录像投票选拔,最终有20个现代舞作品、40个当代舞作品入围半决赛。本次赛事初步呈现出三大亮点。

本届大赛是5年来全国当代舞蹈创作的一次集中盘点。本届比赛距离上届比赛的时间跨度

长,是继2005年之后首次举办的全国性当代舞蹈大赛,无论是创作手法、表演风格乃至参赛队伍方面都有许多变化,更鲜明地指向了中国人当代生活的诸般情态,在国家宏大叙事内坚持创作自由品格,让舞蹈文化与时代气息充分互动,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我国近5年来当代舞蹈创作的最高水平。

现代舞创作、表演出现了少有的活力。长久以来,现代舞仍是小众艺术,数量小、参与队伍少,以至于比赛、表演难以独立展开,往往需要与其他舞种拼合进行。本次比赛参赛作品数量明显增多,创作上也是可圈可点,一批富有现代审美趣味的作品十分引人注目,凸现了探索性、先锋性,舞者对生命和生活的解读耐人寻味;创作队伍中还出现了不少主流外的新鲜血液,他们有的是先锋的年轻团队,有的是自筹资金的自由编导,有的是综合性高等

院校的莘莘学子,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显现出中国现代舞坛的奇光异彩。

当代舞呈现出多元化格局的发展态势。当代舞长期以来都是部队舞蹈创作的“主战场”和“强项”。本届比赛除各部队代表外,亦有不少地方院团的作品入围,大有地方与部队“争锋”的势头;题材及创作上呈多样化态势,除了表现主旋律题材的作品外,还有相当数量表现其他题材的新作。同时,还出现了多维交叉的局面,地方院团也将创作目光投向军旅生活和表现部队题材,而部队院团也将题材及舞蹈表现放大到社会各层面。

由于现当代舞蹈不仅仅是对个体内在生命体验的倾诉,而且是具有站在更高立意上激发舞者创造意识觉醒的特性;相对于芭蕾舞、古典舞、民族民间舞蹈而言,也较少受到特定风格范式的限定,创作上更加宽泛自由,也更

艺术·剧评

提及山西,人们首先想到的会是什么?煤窑?那是当下的事。过去呢?也许是黄土高原,也许是山药蛋,也许是“走西口”。总之,给人的印象比较“土”,甚至于“土得掉渣”。山西的文艺作品也似乎总是摆脱不了这种“泥土气息”,远如赵树理小说《小二黑结婚》,近有曹乃谦小说《到黑夜我想你没办法》。近日,一部舞台剧却改变了笔者对山西固有的看法。这就是“2010国家大剧院秋季演出季”中的大型山西说唱剧《解放》。

其实故事很简单。节目单上的《剧情介绍》写得非常好,照搬如下:

说书人带着他的说唱班子,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发生在过去的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

姥姥说:“该裹脚了,脚大没人娶。”

小小不愿意裹脚,说:“亮亮不嫌。”亮亮出外讨生活走了3年。等待中的小小长大了,懂事了,她怕给亮亮丢脸,自己开始裹脚……

亮亮回来了,给小小买了一双大大的绣花鞋……

不由得想起欧·亨利的小说《麦琪的礼物》:夫妻贫贱相守,妻子为了给丈夫买一条金链作为圣诞礼物,卖掉了一头秀发,丈夫出于同样的目的,卖掉了祖传金表给妻子买了一套发梳,互赠礼物的一刻才发现,彼此的礼物都失去了使用价值……《解放》是一个单向的《麦琪的礼物》的故事。故事的落脚点落在“脚”上,情节简单,内蕴却丰富着哩。

虽然仍有黄土高原、民歌这些“山西元素”,故事也是老套的“乡土故事”,《解放》却一点也不“土”。这首先归功于舞美。《解放》的舞美做得很漂亮,这种漂亮不仅仅是舞美本身的漂亮、形式的漂亮,而是和故事内容骨肉相连、水乳交融的漂亮。现在舞台艺术的舞美不再简单是舞美工作者的舞美,而是导演的舞美。《解放》的导演是著名编导张继钢——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副总导演、残奥会开闭幕式执行总导演、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总导演。经过多次大型演出活动的淬炼,张继钢的舞美已经让人“无话可说”。《解放》中,例如《天足》一场戏,无数只女孩子的光脚在烂漫地舞蹈,让笔者回想起2008年残奥会开幕式上类似的一幕:一只只脚化为水鸟,在布幕营造的绿水碧波间飞翔嬉戏……新瓶装旧酒,《解放》用现代的舞美手段,包裹了一个古老的故事,舞美形式和故事内容反差极大,却能浑

然一体,让人赞叹。

《解放》被“开先河、破天荒、创造性”地冠以“说唱剧”的名头。这是一个新名称。实景演出、交响音画、原生态……笔者估计,今后舞台上的新词会越来越多,这或将成为舞台艺术的一个弊病。何谓“说唱剧”?笔者查了商务印书馆《中国艺术百科全书》,未见收录这一词条。走进剧场,才知道“说书人带着他的说唱班子,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发生在过去的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说书人以第三人称的身份和口吻

对故事内容进行叙述、说讲,有时模拟故事中的人物,以人物的身份和口吻进行表演。《解放》不止设有“说书人”的角色,更有其他“真正的”剧中人物:比如小小、亮亮,多是舞蹈表演;又如姥姥,多是形体表演。此外,还有很多现场演唱。说书人先讲一段故事,或提纲挈领或衔接过渡,相当于把观众引导进入“正文”,然后该舞蹈便舞蹈,该演唱便演唱,有时这边唱歌那边跳舞一起来。《樱桃好吃树难栽》、《东山上点灯西山天明》等一首首山西民歌被巧妙地嵌入剧中,就连蒲剧唱段也被“拿来主义”地运用,好在一点不生硬。《解放》之所以名为“说唱剧”,原来是这么回事。

窃以为,《解放》的结尾有些遗憾。最后一场,两只大大的绣花鞋摔在地上,这时,解放的锣鼓声响彻云霄……看似神来之笔,实则突兀、生硬、牵强。在这里,一贯的“日常叙事”突然被“宏大叙事”打断。

编者若想以小见大,时局大事“解放”寓意不仅是“小脚”得到解放,更是妇女翻身得解放,人的精神、思想得解放,暗示着“小小和亮亮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纵观全剧,观众只晓得故事发生的时代是过去,是“旧时代、旧社会”,时间背景是模糊的,并没有明确的指向,收尾时突然来个“解放”,让人摸不着头脑。如果以“解放”为时间点,又有“山西”这一明确的地域指称,那么之前的一些情节是经不起推敲的,一些历史被有意无意地遮蔽了。小小们小小的脚承载了几女情长之外更多的“微言大义”,可以说是“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小脚不能承受之重”。艺术创作允许虚构想象,但也应符合史实尊重常识(尤其是严肃的艺术创作)。《解放》开头,说书人简单介绍了中国妇女裹脚的历史起源,可结尾呢,给人感觉好像是解放(新中国成立)后才又提倡天足禁止裹脚的。这显然与史实不符。

赛的精神不谋而合。

作为一种象征,荷花奖的精神和品质,成为新时期中国舞界所推崇的时代焦点,本次荷花奖现当代舞蹈大赛将延续该赛事成立以来贯穿始终的“一个追求、两种坚持”,即追求舞蹈作品有利于体现民族精神,促进社会进步,提升情感境界,抚慰人类心灵,富有鲜活气息;坚持比赛的公平、公正、公开,坚持作品的艺术纯粹性和艺术品位,重视在大时代冲击下发出的内心的声音,鼓励那些想象力饱满、编创灵动飞扬、呈现锐气与才情的丰美润泽之作。的确,自1998年首届荷花奖设立现当代舞(“当代舞”当时命名为“新舞蹈”)评奖活动以来,历届荷花奖涌现出来的优秀代表作,无论是《走、跑、跳》、《天边的红云》还是《同行》、《士兵与枪》、《小城雨巷》,无一不是强调以舞蹈契合创造精神与理念,强调生命意识的表现,即“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它始终是感应着时代的脉搏,应和着社会的召唤,在中国人民踏上新征程、昂首迈向未来时,以空前的姿容绽放于盛世。此次与鄂尔多斯牵手,通过这个代表着中国最高艺术成就的舞蹈文化平台,中国现当代舞蹈的未来之路将会越来越宽、走得更远更好。